



大峡谷里的“背篓医生”

有一个人,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,自愿到深度贫困地区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,并主动将期限从半年申请延长至3年。

有一个人,从小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大都市,如今却背着背篓,行走于悬崖峭壁间,送医进山达300多次,足迹遍及丙中洛高山峡谷间的46个村小组,整整走了4轮。

麻花辫,白大褂,像一缕高原阳光,传递着清澈、温暖的大爱力量——2019年春节前夕,记者跟随广东珠海“背篓医生”管延萍跋山涉水、进村入户。怒江两岸木棉花开,随处可见一树树火红,灿若朝霞……

一个悬崖,挡不住最热切的守望

贡山县丙中洛镇东临碧罗雪山,西依高黎贡山,怒江由北向南贯穿全境,形成两山夹一江的雄奇地貌。这是怒江最偏远的乡镇,北邻西藏察隅县。记者从昆明坐车出发,一路颠簸,拥堵难行,遭遇受困大峡谷、头顶滚石惊魂等事件,花了整整3天才赶到这里。

碧汪村位于碧罗雪山腹地,海拔2000多米,沿途要翻越两座大山。

进村的山路几乎挂在云遮雾绕的悬崖峭壁上,许多地方是五六十度的陡坡,沿着骡马踩出来的脚窝窝,手脚并用才能上去。其中一段路凿在千仞绝壁上,低矮逼仄,两匹马驮着生活物资过不去,管延萍和同事帮赶马人从驮马卸行李,肩扛手提,吭哧吭哧走过这段窄路,再行李重新装上马背。

今年51岁的管延萍是珠海市金湾区三灶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,从医已有28年。2017年3月,她作为金湾区第一批对口帮扶贡山县的驻点医疗卫生人员,奔赴贡山县丙中洛镇卫生院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工作。

管延萍和同事们穿着白大褂,背着绿色的竹背篓,一步一步跟在马帮后面。背篓里装的是心电图机、就诊包等医疗器械,这是他们最心疼的宝贝,不能用马驮,必须自己背进大山。

2017年管延萍从珠海来到丙中洛镇,在她的培训下,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才学会使用心电图机、B超机等。第一次送医进山,管延萍用一个纸箱装上医疗设备、药品,同行的男同事还帮她扛着心电图机。从未爬过大山的她,硬是端着那个大纸箱上了半山腰,手指磨得发紫,累得喘唇发乌。

下山回到镇里,管延萍便买了个背篓。此后,她便背着这个装着诊断仪器、干粮的大背篓,跋山涉水,上山下乡。有时候年轻同事还扛B超机上山,方便她给病人做检查。“背篓医生”的称呼,从此传响。

前方的一段路,必须贴着陡峭山壁缓慢挪动,脚下就是深不可测的涧水,咆哮声震耳欲聋,令人胆战心惊。走过险路,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连绵陡坡。

大伙儿个个大汗淋漓,50岁的管延萍腿脚利索,毫不逊于年轻人。她告诉记者,第一次进山,不到十分钟,就气喘吁吁,腿脚打颤;两年来上山下乡,她现在已经习惯攀爬悬崖,就像当地人一样。

中途歇息时,性格开朗的管延萍带领年轻的同事唱起了《贡山情歌》,这是她们上山出诊时加油鼓劲的“保留节目”:

“贡山的天蓝蓝,
贡山的水绿绿;
贡山小伙帅帅,
贡山姑娘美哟。”
歌声悠扬,在皑皑雪山之间飞翔……

碧汪村的贫困发生率100%,需要整体易地搬迁。政府已在山下建好新村,村民们正陆续搬迁下山。村里目前还有65名村民,没有完成2018年度家庭医生签约。

管延萍这次进山的任务,是与这21户65名村民签约家庭医生,同时对村民进行体检。她与一名护士、两名村民组成一个家庭医生团队,为签约村民提供基本医疗、公共卫生等服务。

从早上8点半出发,一直到下午1点半,记者和医疗队一起终于到达碧汪村。

一份份牵挂,传递最温暖的大爱

碧汪村隶属秋那桶村委会,村子坐落在一个大斜坡上。村民们的木板屋,见缝插针地散落在巴掌大的平地上。

简单吃过午饭,管延萍和同事在村里的空地上摆好3张桌子,分别进行家庭医生签约、体检、建立健康档案。管延萍守在中间桌子旁,负责体检,秋那桶村村医李振林坐在旁边,充当翻译。李振林当了13年村医,懂怒语、汉语、傈僳语、独龙语和藏语。

村民们闻讯赶来,越聚越多,他们好奇地看看心电图机、瞧瞧体重秤……这和过去相比,已经有较大改观:以前下乡开展体检,不少

村民害怕查出什么毛病,基本上没人来。

管延萍进村还有一个任务:改变当地过量饮酒的习俗。为了驱寒祛湿,当地人养成了喝酒的习惯。她心疼地发现,很多村民罹患高血压、肝损伤等,都与饮酒太多健康有关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喝酒导致血管爆裂,抢救无效去世,她每次想起就流泪。

“酒不能那么拼命喝啊!”记者听见管延萍劝告一名61岁的怒族老人。老人每天要喝10斤自家酿的苞谷酒,导致血压较高,经常感到头疼头晕。

“每天喝酒不能超过2两!”这

一点点火红,勾勒春天最壮丽的灿烂

小查腊村是丙中洛镇唯一的独龙族寨子,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之巅,四周雪山环绕。

1月13日,管延萍和同事带着特意网购的床垫、被子和新衣服,再次来到小查腊村,看望严重精神病患者学罗军。

推开木板门,屋子中央的火塘烧得正旺,学罗军穿着衣服躺在靠里侧的床上,听见有人进屋,下意识地从床上坐了起来,抬头看见“老朋友”管延萍,咧开嘴直乐。学罗军的母亲打基告诉我们,听说管医生要来,儿子一反常态,一大早就起床等候。

“比上次更干净了,头发也理了,好棒!”看到学罗军换上新衣服,管延萍牵着他的手来到户外。阳光灿烂,远处的雪山清晰可见,

管延萍耐心地为学罗军剪指甲、洗头发。由于长期卧床,学罗军的后脑和脖子上长了很多湿疹。管延萍轻轻地用酒精擦拭有点红肿溃烂的部位,再小心涂上药膏。

看见儿子收拾干净换上新衣服,坐在政府给自家免费修建的新房前空地上,阳光打在脸上,显得格外精神,70多岁的打基老人高兴得眼眶有点湿润。

管延萍回忆起初见学罗军时的场景:封闭在这间黑木屋里两年多,吃喝拉撒都在里面,蓬头垢面,害怕与外人接触,始终蹲在地上来回挪动。她想摸摸他的手,给他做个简单体检,根本无法靠近,经过半个小时尝试交流,始终没能成功。

学罗军这样的精神病患者,丙

是中洛镇有39人,管延萍全部去看过,类似的奇迹也在接踵发生。

“精神病人其实心里什么都懂,他们需要的是心理康复。作为医生,你只要给他生活的希望,他就有活下去的信心。”管延萍说。

丙中洛村斯尼当小组的阿恰今年51岁,中风偏瘫患者。第一次,管延萍去她家给她体检看病,不厌其烦地讲解注意事项,阿恰从此记住了管延萍。

下一次,管延萍再到村子,住在坎桶村子女家的阿恰得知消息,特地拄着拐杖、拖着身躯前来看她。两个村子之间是崎岖的山路,正常人走都要半个小时。见了阿恰,管延萍又惊喜又感动:“真不知她一个人走了多久才到这里。”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丙中洛镇4个行政村46个村民小组,很多人都认识这个扎麻花辫、背着背篓上山下乡、走村串户的扶贫医生。

在对口怒江州扶贫协作的战场上,管延萍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近两年来,广东珠海市共派出医务人员104人,到怒江州、县(市)、乡镇医院支医,诊治群众2万多人次,推广新技术70项,开创了全州首例腹腔镜手术、首例冠脉造影手术、首例心脏支架植入术等众多“怒江首例”。

在灿如朝霞的木棉花下,她和管延萍依依道别。汽车渐行渐远,那个身影逐渐模糊,最后化为一点火红。春天正在来临……

●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:刘大江、刘宏宇、毛鑫、赵珮然

严厉整治之下,有害教育类App为何依然活跃?

教育部去年底发布《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校园的通知》以来,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。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调查发现,仍有部分App顶风作案,出现涉黄信息,有些不良App换个马甲以公众号、小程序的形式链接游戏和商业广告,有的学校暗示家长装App查分数看考卷,有的还有付费陷阱。

整治之下又现有害教育类App

2018年12月,教育部发布《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校园的通知》,明确要求停止使用含色情暴力、网络游戏、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,或利用抄作业、搞题海、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。

目前,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下架,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的教育类App就超过15000个。

2019年1月,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云南等地纷纷排查,清理各类已进入中小校园的教育类App,动员家长举报,形成日常监督机制,审查备案制度等,防止有害App接近青少年。一些在线学习App运营者发布了App进校服务的行业自律倡议。

然而,记者调查发现,仍有部

分教育类App出现黄色内容。一款号称“中小学生学习好伙伴”的App“作业狗”上,在其有社交功能的“遛一遛”版块中,常常可以见到“全网处cp”“刷赠送会员”等信息。记者在其“醉校园”聊天区,发现有用户不断发黄色图片和引诱性文字,多次投诉仍然封不住。记者发现,其聊天区基本是不设防的,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为用户发布照片和言论。有些涉黄内容2017年就出现了,运营者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屏蔽措施。

还有一部分违规App转战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,有的甚至“山寨”一些知名App,获取流量关注,继续传播游戏和广告。

记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“作

业帮”,结果出现180多个跟“作业”有关的小程序。其中一个叫“作业答案新版”的小程序,点开就进入包含了20多款网络游戏的界面;“作业帮小助手”“作业帮搜题答案”小程序首页打开就有广告链接直接进入某商城;“作业帮在线答题”页面有公众号广告链接。记者发现,这些小程序很多都是个人开发的,属于“山寨”“作业帮”。

教育部门已经明令禁止通过App公布学校考试分数和排名。但有家长告诉记者,学校暗示家长可以通过有关App查询孩子的期末考试分数和排名,登录一看,如果需要了解个性化信息如孩子学业诊断等则需要付费,其中还嵌入了培训机构广告。

诉记者,微信作为公众号、小程序等的运营平台,虽然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,但是审核监管难度大。公众号、小程序运营者开放端口给广告分发平台,微信平台很难都掌握。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屏蔽,但是难度大,有时候也容易造成“误伤”,所以当前审核主要还是靠人工抓取,但面对海量的外部链接内容,审查很难面面俱到。

对于依然有学校要求通过App查分查排名,教育界人士表示,这是学校和App运营者切中了部分家长需要掌握孩子成绩和排名的“刚需”。不少家长表示,中考、甚至有些小升初民办学校招生等都是凭分数择优录取,家长需要准确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排名,以便“对症下药”。



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 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目前教育类App运营者的违法成本很低,一旦出了问题,最多就是封号、封域名、封IP地址等,有的运营者被封后变换域名或口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,涉黄信息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长久的,哪怕有一点点涉黄,都必须追究App运营方的责任,加大处罚力度。

业内人士表示,教育App行业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,转型升级势在必行,应回归教育本质,更加重视内容,提升产品质量。

专家建议,要实施有效监管,在准入阶段,监管部门应对App开发商明确资质、提高门槛,对其产品内容的设计提供指引;在运营阶段,监管平台或部门要借助切实可行的信息技术手段实施甄别,依法依规做好审查和监督,一旦发现问

题要严格执法,定期向社会公布黑白名单,畅通举报渠道。

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说,学校、家长要及时了解学生手机等的使用情况,对中小学生学习网络终端设限,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屏蔽有害信息,引导他们合理使用,避免伤害。同时,公安、文化、教育、网信、工信等多部门应联合执法,共同为净化青少年网络环境负责。

●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:郑天虹、何思萌、朱慧卿

开发准入门槛低 缺乏日常监管

经查询,存在黄色信息的App“作业狗”,其运营者为深圳万利达教育电子有限公司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,该企业已于2018年6月注销。但其产品“作业狗”未被封查,也未在软件市场下架,运营至今。

业内人士表示,应用商城对App的上线应该负起监管责任。据了解,苹果公司目前对于违规App实行“黑名单制度”,要有相当多的用户在线投诉,获得苹果公司的关注进而被列入黑名单,再经过苹果公司审核后才能禁止运行。但一些开发企业花钱刷好评淹没差评,让应用商城的监管也很无力。

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,适当的社交软

件、教育软件对学生学习生活存在一定价值,这就要求产品开发企业承担起监管责任,严格甄别涉黄有害信息。

业内人士介绍,近年在线教育兴起,大量资本涌入,但教育类App的开发准入门槛低,无需教育机构资质,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开发者甚至可以是个人。这些开发者为了获取更多收益,会把端口开放给互联网广告分发平台,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。

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是网络游戏的重要消费群体,在App中链接游戏,以学习之名吸引更多流量到其游戏界面,进而得到更多“变现”机会和广告开发价值。

对此,有微信相关工作人员告